

縣志

寧陵縣志卷之九

人物志

三代而下豈必誠全德者各率其性之所近要亦皎然不欺其志容可沒乎究所以能自成就與所以能自樹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子與氏稱巨惠之風足以興起百世下之人倘親炙尤有過焉者乃就其地表其人節未及親炙苟有聞焉將必曰吾鄉有若而人者其芳名懿行相傳至今不朽吾何獨謝不敏耶

作人物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名賢

以下二十五人俱崇祀鄉賢故提冠於前

漢田王孫文帝時人初受易於丁寬遂精其業授五經博士沛郡施雠蘭陵孟喜瑯琊梁邱賀皆游其門雠尤慕之自束髮師事王孫數十年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言諸儒以此耀之梁邱賀曰田生絕於施雠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甘露中有荐喜爲博士者上以其改田王孫易就

其見推重於時

如此 輯漢書

葛襲字元甫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後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聲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張遷字公方聰慧多才藝以郡吏數爲從事藉藉著能名除穀城長勤勸課恤罪人貴高年其下化之道不拾遺黃巾之亂攻畧徧中原遷捍衛有方穀城獨完中平三年以功拜蕩陰令吏民空邑送之依依不

能去因碑其政以繫遺思云

夏侯訢字長況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解帶者二年
母憐其辛苦令出便寢息訢方假寐忽夢其父語之
曰汝母疾痼痼非凡藥可愈天帝矜汝至孝錫以仙
藥在居屋後桑枝上訢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
適瘖瘥永樂御製有曰母有疾而致其憂孝子之心
也至於感格神明賜以藥物而母病得愈者由其一
念之至誠焉夏侯訢母之寢疾也瀕於危殆者數矣
器搖湯羹未嘗輒離左右至於二年之久衣不解帶
蓋其憂之之深也其母見其辛苦諭使出便寢起
其情之可矜與旣而夢父語以賜藥之故其事甚
夫藥非從桑出也天也父不易格也神明假之以
告也此訢之精誠潛孚夢寐所以得其藥與母服之
卒使累歲痼疾一旦遂愈是豈偶然哉嗚呼若訢之
孝感信非他人之可及也

唐劉思立高宗時爲名御史於時河南北大旱詔選御
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
使巡撫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

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驛處馬必預集以一馬勞數
家今農事待雨與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
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謫等行
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進士雜文自思立始
兄唐書

劉憲字元度思立之子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
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喘
繩之反爲所搆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轉中書
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神龍中除太僕少

卿修國史兼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
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啟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
之才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積無量經
明行修者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躬會
卒贈兗州都督有集三十帙

見唐書

五代劉熙古字義淳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實進嘗
爲汝陰令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
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
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疑甚

嘉賞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清 驍

以戰勝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為從事

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

樹高八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

鶚於樹鐸喜令毋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

為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

秦鳳平以為秦州觀察判官宋太祖領為節度判

即位召為左右諫議大夫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

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丁母憂聞寶五年詔以

叅知 名馬 歲餘以

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餞射

陰陽象緯之術作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

顯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

集古今事迹為歷代紀 精小學作切

篇子蒙正蒙叟 見五代史

劉蒙正字願正善騎射 以父熙古廕補殿

遷供奉官王師征江浦命 傳軍中事承事 釋以

舟師來援澗州蒙正白 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

出與絳戰矢中左脅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
監軍崔亮部送闕下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
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沂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
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及
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繡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
國四年轉內藏庫副使進崇義使創內藏庫卽詔蒙
正典領凡二十餘年真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維
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
擅乘驛馬貴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七十四

劉蒙叟字道民乾德中狀元及第歷岳宿二州推官
以所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
濟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爲通判邵事皆
決於蒙叟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戶部鹽鐵判官再
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遷都官咸平中上
疏曰陛下已周諒陰方勤萬務望崇儉德守前規無
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
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
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

嘉之以本官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官名表獻守
 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
 遑後卒從之會詔直史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為
 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
 年七十三所著有五運甲子編年歷三卷子宗弼宗
 誨皆進士及第 俱見宋史

宋程迥字可久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
 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
 書時亂甫定西 心 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君菴閩

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
 大烈有田千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
 官沒其貲且迥十五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
 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
 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劾家平素所不快者胥徒逮
 獄州屬迥決禁囚辯其寃者縱遣之劾訟不已會獲
 盜寧國劄猶訟還所縱之人迥曰盜既獲矣再令追
 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
 宗時縣有程氏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

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剗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
 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
 程烈女民饑府檄有愬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迥即論
 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錢九十五文逼於賦稅
 是以出糴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實苟不與外人交
 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群聚脅持取錢毆傷
 人者甚衆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
 已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存簿迥白於府曰是驅
 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

渡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迥乃論之唐人損
 此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身稅役錢不免是猶思
 其一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
 簾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
 祝之其子為人牧羊亦乾飯以餉祖母迥廉得之為
 記其事白於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
 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絕之嘗曰令
 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歛
 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迥曰斯

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數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
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
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
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幼子久之罄竭瀕死隣家
背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
母不得撫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爲迥言其事
迥走告於郡守月給之錢粟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
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
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格服則
賓禮賢士從容盡歡其子弟之秀者與之

陳說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
祠廟非祀典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
以厲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
允凡上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少阿奉貴溪民僞
作兵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
運使不謂然遂與大獄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
訖報如迥言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
德嚴陵喻樗所著有玉泉講學古易考古易章句古

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創目論語傳孟子章句
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太 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
乾道賑濟錄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
器圖義四聲韻淳熙雜志南齊小集卒於官朝奉郎
朱熹以書告迥子綱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
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
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
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
是亦足以不朽子綱孫仲熊亦有名 見宋史

范仲淹本蘇州人少孤母適長山朱氏公隨就育及
長讀書應天因家計於寧陵其異父兄弟朱某者
在寧陵後公貴以其田贍之故與朱氏書每言及
且切固以朱爲氏也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
節度推官始復范姓

明喬恕字希仁號萬竹以詩經中式宏治庚戌科進士
授山西平陸縣知縣調南直婺源縣知縣陞監察御史
壽寧侯家奴犯罪人莫敢問恕訊之直抵於法時
闖官劉瑾專權恕疏劾調謫邳州判官瑾敗尋起用

補湖廣布政司叅議歷官太僕寺卿卒於家其居官
爭錚槩如此

呂坤字叔簡號新吾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先世雒
陽人始祖雒來公當太祖師次雒有軍功御札誤書
姓李徙寧因之坤乃六世孫六歲從里師學讀論語
首篇問六信字同異入塾字客有索對者曰泥土地
坤應聲曰饒金剛自切穎異類如此年十二就試邑
後疑其文不出已覆試以放告二字爲題坤破云君

子欲無訟故先聽訟焉邑侯奇之坤嘗自言讀史
明大意不必尋章摘句泥訓詁家言年十五讀史
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招良心詩年二十舉
茂才第一每試輒冠軍食餼嘉靖辛酉以詩經舉鄉
試第三名隆慶辛未年前期當會試時母病卧床坤
日夜侍側衣不解帶嘗藥嘗糞憂勤畢集一日母謂
坤曰昔當會試汝父卒誤汝一次今我病自村無事
汝速行坤陽應行隱別處料理湯藥母忽聞坤聲大
怒不食召坤責曰何欺我坤泣跪告母曰功名事小

母病未痊兒焉忍去母撫坤背慰曰我欲見汝成進士死且瞑目汝行勿負我望母更日加食不得已辭母行時已正月廿六日矣即日就道疾趨於二月初五日到京場畢卽於十六日束裝於廿七日抵家而母已亡計先後場屋在還僅三十日坤非急功名而後母者可槩見也捷至坤撫棺長號曰進士何物人以唾手得而我以母死換乎號泣而絕粒者七晝夜居喪骨立人罕見面萬歷甲戌對策同進士授山西襄垣令明年乙亥調大同襄垣劇治尙嚴明大同貧

江尙撫字大樂唯主於培植彙良裁抑豪橫去襄之

日大雪纒紛士子衣冠走泥淖中途行三五里有塵

之不返者又有再越宿復送者百姓頂香攀轅羅拜

繪像以進者婦女叩門內號哭失聲者小兒匍匐道

旁叩頭不已者僚儕祖餞樂人奏樂流泣哽咽伏仰

不能成曲者嗟嗟民愚而神豈無故而云然哉先是

襄垣土豪某被坤大劓幾斃後數日追至南關驛坤

疑有它豪曰某向不知有法蒙明公劓誨因知悔悟

今而後不復犯死法矣公實生我何憚遠將其恩信

入人之深如此知大同有隣邑山陰大神王家屏妨
夫王某者犯人命坐抵家屏以大宗伯居憂服闋赴
京應補冢宰過大同向坤言王某事坤荅曰獄已成
不可反家屏任吏部卽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囑
託者無如大同令矣特疏薦坤戊寅陞吏部主事誥
贈父得勝同已職建坊奏復原姓呂報可故事新曹
尙罕伏緘默坤獨惝惝在部十年七轉郎署官長每
優容之未嘗爲罪舊例一省無兩吏部同邑黃某先
補銓曹值年例外轉時有藉以嫉坤者朝議欲勅行

嫉之人某坤代爲伸辨行嫉者大慚懼暮夜走謝是
年戊子陞山東叅政履任日卽飭風憲崇文教恤孤
寡伸武備禁邪黨各處立社學以端蒙養創冬生院
以恤殘疾實心實政齊東大治境內泰山乃海內香
火走集奸民僞爲山神搜盤及捏報應諸醜狀惑衆
懾詐人財物坤發覺其假狂妄頓息山有險峰峻嶺
愚民名爲試心石捨身臺多致殞命坤盡杜絕之又
開鑿新盤以分徃還全活者衆任二年己丑陞山西
按察使任二年辛卯陞陝西右布政任半年壬辰陞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任一年半宦遊秦晉五六年
間正已率屬身體力行不受餽遺不取贖羨不妄薦
以官不枉劾以職官吏肅清興文飭武民安物阜邊
境晏如尤諄諄留心於家養教化孤寡無依之民所
著有實政錄仕宦資爲模楷知天下將春春多事每
嚴邊防嘗親蒞巡查回之日有郡藩某來謁者曰老
先生終日防賊不知賊在那裏坤荅曰使殿下必欲
見賊今日不得在此坐某怦然無以對異日晉藩使

來謁者其在晉也愛士民如子弟視令

所刻有風憲約民務各教言言見諸施行

晉熙然稱治迨三十年如一日迄今有成法不廢

者萬歷癸巳陞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明年甲午陞

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

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爲動脚之者中以奇

禍舉朝爲危坤一稟天日不懲始念給諫戴士衡疏

論給諫劉道亨救之坤不辯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不

加譴責許致仕歸家居杜門謝客惟遇通邑大事輒

身先不爲衆論所奪如修城力主其議見城池志如

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見賦役志雖日懷社稷蒼
生之憂滿朝推戴但不肯枉道求合有客自京師來
者爲要津某致書云葉臺山相公嘗於上前屢薦當
致謝坤回書云宰相爲國薦賢公也非私也若作字
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百吹噓一言不謝乃所以成宰
相爲國之心不然宰相之門豈少感謝之書哉其孤
介峭直類如此又一日有中貴某乃上寵幸者差官
賚書併束帛朱提來不知所求關者以白坤曰大臣
交結內侍律有明禁况素未識面不便應荅原函壁

回其守正不阿又如此亦居二十年自奉嘗約門無
長衣不置生人產不改垣門第阿堵玩好一切屏絕
山人術士一切不到惟口與遠近門弟子講論身心
性命之旨以體認爲工夫以修齊爲事業以繼往開
來爲己任千里負笈來學咸稱爲沙隨夫子奉先人
天理二字於膺堂置懷德懷刑屏省心記身箴於前
倚衡吟天我篇理欲生畏圖衰盛循環圖交泰韻陰
符經註小兒語無如宗廟歌閨範家禮疑家禮翼奏
疏去偽齋文集諸書行於世年八十三歲卒於家撫

按疏報奉旨誥贈刑部尚書諭祭一壇諭墓於縣西
 北離城十二里之鞋城村見陵墓志臨終作反輓歌
 自餞自謨誌銘見藝文志子知思例廕入監官至古
 京戶部郎中見恩典志萬歷四十八年入祀鄉賢見
 鄉賢志邑人建祠尸祝見祠祀志

苗文英號樂菴與呂司 旭同領嘉靖辛酉科鄉試因
 母病失明不忍少離定有遂矢志不仕家居歲一履
 公庭拜祝而已不以事干邑侯也呂司寇講身心性
 命之學每從樂菴有所領會故遂借去偽二字以名

其齋後萬 年間 其門曰靖節高風誠不欺

三

王印字世昌號裕武萬 歷戊子科以春秋中解元登

己丑進士選翰林院 官士歷陞刑科都給事中因

浙江巡按彭應參與 紳董范有隙被逮印抗疏救

之其畧曰竊惟國家 事凡不道不法重大急緊事

務間差官校拏解以 不測之威其餘不過付所司

擬議而已臣等參詳 氏之兩疏兼訪浙中之公論

而嘆服我后明見也 事必覈實然後可以定罪法

必持平然後可以服。查據二臣所犯事蹟俱在彼中，若不行勘法，司無以議罪。二臣有死而不服，况按臣奉簡書以代天子者，省方厥任匪輕，所關甚大。在按臣固不宜倚勢以作威，在明主當假權以行法。就使彭應參有罪，皇上俟勘明而加責可也，卽不然，褫其職以候勘亦可也。遽以部民之單詞而繫之，纍纍道途，使遠方士庶共相指目曰：此天子所使持斧衣繡臨制我者，而一旦亦可以爲徒隸也，毋乃不足以明威重而非朝廷重吏彈壓一方之意乎？

崇禎初，南州判官六科十三道疏救革職爲民者

歷年已卒於家，年五十八歲。太昌元年子無逸拔貢，坐起闕請卹，詣贈太僕寺少卿中憲大夫。天啟癸亥入祀鄉賢。

翁進璠字瑟如，號鳴埤，登萬曆癸卯賢書。甲辰歲進

士授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有林恭疑獄累年不決，進璠片言折服，釋皇誤，多人群犯感泣。執金吾李恃勢殺人，同曹皆愛聲援，莫肯窮詰。進璠繩以法，卒如三章之約。奉差關西，解解金有羨餘百金，有奇不取。

終封貶而還出守安慶起彫邁鉅豪強清馬政禁漁
利正士習爲國儲賢而劉若宰陳九一等皆在培渥
中留皖四載皖人德而祀之報最遷陝西按察司副
使整飭漢差兵備兼撫民屯分巡關南道事務盡上
寇高尙干等獻俘延安而漢中以寧申循更李良棟
之誣阻惡宦李喬岱之計雪廉令左立功之究疏
炳如繼四川叅政未任致仕歸里先是進瑞之在秋
曹也名震京師有中貴王炫養者雅慕之欲與交進
瑞謝之不爲通在安慶有貴宦之弟魚凶平民事敗
請託百出求寬狂徒輸金自贖終弗許其棄公
不阿權貴大率類此家居二十餘年屢薦不起曰
新吾先生講學間入關請益於少虛馮先生其行
學問的有淵源篤貧宗各給田里周親黨不吝粟帛
歲輸二千石煮粥待饑衣五百納裝綿濟寒以爲常
不惟寧人啣恩豎碑而商考兩邑亦頌德鐫石曰德
冠中州惜夫生平著述俱遭兵燹僅餘理學畧言
身八則淑世八則藏於家

國朝昌慎多字臧之號蓮舟大司寇新吾先生之孫戶部

郎中知思之子也性淳謹躬孝弟嘗以德行著稱
序開庚午薦賢書丙戌成進士筮任湖廣德安府推
官神刑明允僚屬肅憚戊子分校省闈得曹本榮等
五人皆一時名士人服其鑒直指聶山右人也以私
憾中傷一縣尹授指於多多不應出語人曰殺人以
媚人吾不爲也因此御恨遂掛彈章及事白乃陞刑
部浙江司主政繼陟江南司員外郎聽斷一秉至公
有張釋之于定國之風焉大司寇每倚重之三載秋
曹歸來爰賦優游字下者二十餘年郡邑爲之
二十有二鍵關嗜古字不停卷生平著述頗富
請刷至恤孤材難義施捐金猶細事也聖人德之
製萬人屏頌焉年八十無疾終里人慕義感德迄今
猶稱道不置云

呂真知字思男號齋陽大司寇新吾公之從姪孫也
幼負大志倜儻不群年甫冠補邑庠博士弟子員屢
試棘闈弗售僅以歲薦終識者惜之初任寶豐訓導
繼陞國城教諭再陞汝寧府教授三任秉鐸崇經術
嚴考課躬行表率士習爲之不變有胡瑗分齋治事

之風焉迄今崇祀名宦皆有實迹可據云及致仕歸
里當崇禎壬午春闖寇犯城人皆逃竄知同本縣儒
學訓導岳民庇糾衆修陴束牲洒酒共誓曰城存與
存城亡與亡雖時勢已迫猶死守如初力不能支城
破被執抵死不屈賊嘉其義釋之真知志不苟免泣
拜於先祠投繯自盡順治十二年奉 部咨查節孝
闖邑士民公舉 二院詳批候題十六年 撫院賈
給扁旌揚額曰忠孝全節康熙四年學憲張采訪節
義士民復具詞公舉五年批准崇祀鄉賢

王應登字盈寰由蕪貢授商水縣訓導值寇至誓衆
守城城陷力竭巷戰身死闖學呈允康熙五年崇祀
鄉賢

翟三策字獻明世居寧陵之西北邏崗集生平廉隅
自飭言動不苟不但足跡不履公庭亦交遊罕至城
市閉戶讀書汲引後學舉業一本純正不肯苟逢時
趨故屢試場屋輒以平易見擯僅以增廣終不易志
也崇禎末年土寇蜂起避亂城中時寇勢猖獗所在
城陷其及門力勸出奔策堅不從止許與一子偕往

城破之日慷慨悲歎遂投文廟內井中死之署事考
城知縣楊起元扁其門曰正氣凜然又聯云取義在
宮墻生則從君死則從師大節千百年凜凜殺身爲
名教忠聞於朝聲聞於野徽稱億萬載轟轟
盧宗泰幼攻舉子業聞呂新吾先生講學慨然有求
道之志北面執贄棄制藝潛心於六經持躬方正不
阿壬午流寇袁時中寇寧宗泰先城守破垣毀壁輪
轉餘於城以禦寇又出倉粟數十石以鼓義勇是

以去者則正色曉以大義及漸逼寧陵震動

而逃宗泰率一老僕登陴猶期城守見城中杳

跡回家仰天長歎入寢拜先人主拜畢即欲自

僕泣守不去因不死賊亦不即至不得已抱主步

村賊奄至毆之尋根不應以白刃相逼大叱之賊

縛於樹罵不絕口立射殺之識者皆言此老倔強

底一若猶有恨焉嗚呼宗泰於傾覆流離之際殺

不屈以常山之舌禦橫暴之寇言之凜凜有生氣

何烈也亦可以知所學矣順治十二年蒙 三院

題祀鄉賢

劉景世字世之呂司寇門人劉言謹仲子也寡言
潔修自好壬午城陷奉母張氏避難箭幹村賊至
背棄母去四月初九日遂遇害無嗣止一女適邑
郭扞亦早亡於康熙五年間闔學公舉督學道張
詳請批准入鄉賢

符希孟字泰岩秉性忠直於流寇犯寧之日奮
身為賊而殞後邑令葉懋楠查實請允康熙
祀鄉賢

李文蘭之子性至孝尙氣節

史至廣常山罵安祿輒拍案曰此真鐵中錚錚人

中皎皎者乎方為不負所學生平志意類如此萬歷

間呂司寇修邑城奉文以儒官給冠帶捐資助餉

力重修崇禎十五年三月內流寇東犯城陷怒矢

效死罵賊不屈遂遇害於順治年間闔學具呈家

三院會題有司旌其門日節昭白屋行振學道

祀鄉賢

曹有謨因流寇破城心懷忠義抗志不屈仰天

北向稽首投井身死妻張氏見夫下誓不獨生
井而死

王無逸字敬子號耐園太僕公長子也為人剛直
峻雖燕闔私處正襟危坐凝然終日崇禎丁丑
貢筮仕白水立明德書院課士講學人文蔚起更
私囊買牛闢荒大修城隍門樓巍然雲表文與
一邑大治時值庚辰關中赤地千里黃龍山
兵夜半潛入城陷無逸猶公服坐堂上賊
曉以大義責令解散不從因罵賊之曰明明

令不遠將寸磔汝且赤汝族寧不畏法竟激烈

死無逸死之前一月天子廉其治狀已遷杭州郡司

馬時道路梗塞命未達而已罷異變白水士民

不已申請督撫俎豆名宦其節槩忠烈詳載白水志

范廷議字明著宏治甲子以詩經中式授刑部司務

陞刑部員外郎後遷四川夔州府知府未之任其友

呂涇野先生自滁還道過寧陵寓廷議家獨久時寧

邑河患潰決涇野見廷議率士民具呈兩院爲一邑

萬姓請命極陳河水爲害言甚悽慘心竊義之及相

別登舟延儀亦將之官請一言以為治夔之要涇野
執其手曰夔州行領十餘縣願愛之亦如寧陵爾延
議頓首謝曰不敢忘也子與氏云觀近臣以其所為
三例斯以觀雖其子孫式微無從讀其家乘碑銘與
夫語言行事之詳盡識其芳躅可謂為有道君子矣
事見涇野先生語錄涇野諱柁關西理學名賢明志
畫卷公書省分謨坊在西街今無跡可考

獻圖字快雲生而穎異執倫年十五即補邑庠第
以不為領嘉靖己酉鄉薦選氏成進士授兵部主

事邊塞險泥將卒勇怯皆熟知之次

為給重焉轉刑部員外尋陞郎中凡論斷囚獄務

平允當時稱庭和府嘖嘖稱其明決朝廷廉其才備

兵陝西時西陲用兵乃蒐士卒立保伍申法令勦巨

寇而境以大寧值分宜柄國素與之將謀中傷遂

冠歸日與一二同志染翰賦詩徜徉林壑高談如

也且輕財貨歲夜里中待設宴火者數百家竟為

疾人婚姻喪祭必周焉嗣是相嘗父子益積德

正人無虛日及貴溪容城咸在死西市而積極

疏在論之仗劍渡河朔北風旅館長夜凄凉染病遂
不建家人扶輿抵家而卒一腔忠憤未獲展舒君子
不能無遺憾焉

郭佳印字如仲號夔一先世東明人明初徙寧陵爲
人稱易有容不修苛節與人無少長悉款洽及大節
與屬又侃侃特立不阿隨時變易弱冠能文章有聲
震序而以特恩膺里選後庚午與從政同登賢書
丁丑成進士筮仕深州刺史因忤中貴落職久之補
河間縣令後擢無錫篆不苛不縱入官其或二三

銓部擢知睢寧將赴任錫之曰姓方倚以爲命群集
河干奪輿而歸竟赴闕泣留遂不得去未幾改授無
爲軍百姓攀轅號泣之狀一如赴睢寧時會督撫亦
上章言吳民洽其治朝廷如其請遂實授無錫令錫
之漕白糧久爲吏胥所侵剋以致前任數令皆因是
謫官察其弊悉置之法人人稱快治錫僅一年善政
不可枚舉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時風鶴告警錫民
愈不願其去詣京泣留命以部銜理邑務不數月轉
常州郡守乃以理邑者理郡郡又稱治後大兵南渡

江淮悉歸版圖遂掛冠歸歸而日侍封公側不出戶庭者六載迨封公捐館舍哀毀骨立過慟致疾遂以此終焉

國朝李長恂字湛源順治三年以明經貢於鄉賦性孝友天懷亢爽正身率行無詭隨至於經傳子史博洽淹貫文名籍籍一時順治八年除授彰德府林縣訓導十一年陞南陽府葉縣教諭康熙四年裁缺至九年補汝寧府上蔡縣教諭三蒞鱣堂有林彙課士氣龍臺倡和入社瑤函諸集人咸推多十楷模年老乞

休歸里兩游鄉飲正賓第以徒一預外事壽七十九卒於家南陽司理薦云堪爲士型足作民牧分汝南道薦云立教有方士城觀感淡蕪自守風俗丕變立身居官之槩如此

張禹謨字緒禹號衷亮通經術識大義爲諸生時已爲邑中所倚重乙酉以書經舉於鄉己丑成進士觀政歸卽舉司寇呂公良法陳於令招募十排除簽點陋規條陳驛站革養馬諸弊政闔邑稱便庚寅授米脂令衆皆難之以米脂爲逆闖巢穴且近邊陲荒僻

難理禹謨笑曰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况爲
我三世祖崑公宦遊地也遂命駕西行入其境荆榛
塞路狐兔穴城民籍不滿百戶禹謨設法贍濟招集
流亡綏定殘黎戴星出入不憚勞勩踰歲荒僻小邑
竟成熙穰樂土三載報最孟撫軍薦疏悉其政績實
錄疏曰此一官者潔已愛民流移悉復故土立社課
士儒生頓有起色息訟而囹圄一空催科而撫字倍
勤肅清衙役禁革行戶設貸賑卹貧城野免饑饉之悲
多方安驛皇華無斷絕之患輔卹輸克裕軍需開墾允
善招徠疏入一遷華昌府典屯同知及去米脂邑

焚香遠送哽咽不能語禹謨慰諭之去至鞏甫下車
卽條陳屯事六宜曰招地主安流民清軍餘定賦
收入望獎賢吏屯道郭深嘉納之著爲令不意二
忽病三日疾革鞏守親臨檢視旁守一僕行笥中
有銀兩餘錢五百敝衣數襲而已撫道嘉其清苦
給勘合乘傳搬櫬歸里噫若禹謨者出處皆有實
誠無媿鄉之賢者矣

王培字益仲又號黃干黃干者公初爲汴東人

生也公代有隱德會世亂屢播遷而至宋之寧陵
為寧人公生八歲而孤其在寧也實依母張太孺人
太孺人命從塾師翟先生學甫一歲熟四子書五經
凡八週偶病卧同舍生所誦書皆默識弗遺諸子更
百家目下輒數行曉大義為文即效之始學八比即
洋洋河漢翟先生奇之然弗能量之也楊生者予老
友也嘗為予言見其就塾時日讀書八種蓋天授為
故時號為神童未幾翟先生南歸公復從至柘堯生
歿公無依育于張氏遂以張姓補柘博士弟子員
輒冠士文洗滌奇志老生者孺賦昨舌不知公之
地湧珠璣也羅欽始侍御賞其文至許以金華
客丙戌中本省鄉試副車戊子旋登賢書公之
是時太孺人猶在寧世益亂寇交訐靡為通此
而太孺人已歿公呼天嘔血耗不知人遂遭疾
某翁者授奇方得瘳人謂神憫其孝也登賢書後
肆力經史凡天人性命之微古今得失之變人
否之林以及天文律歷詩賦籀篆與
本朝典則書契無不精研析疑抉奧如所著史

前古未發不徒強記也然公性尤忠孝好讀雖
孝經每于君親之故可喜可愕者輒低徊嗚息
憶在坡東隅與其晨夕風雨燠寒或毗裂髮指
哭長嘯旁引一樽讀讀竟還飲潦倒參橫斗移
以爲恒入或訝爲狂惟予知其天性勃鬱激發
是也兩上春官不第一日泣然曰吾奈何泯沒
乎趨至都詣宗伯請復姓補制宗伯曰嘻例也
有補制者嘻孝哉

奏入得請因署牘曰孝思篤摯不愧孝廉以風倫

張闕人闈爲清漢十四藝夙所學也言官劾其違

皇帝召試大奇之會且大用格于部議而止然
之才之氣固卓絕矣公純孝絕人曩者太孺人殯
時時多故未及成禮至是得

改葬泣血哀毀如曩時禮儀孔都會葬者車數百乘皆
嘆息涕下去公前育子張至是張君已逝公卹其孀
及家久而靡斃所謂翟先生者歿久矣公爲經理
宅其子老而無子公爲娶妾生二子姊夫吳君來
分田授宅逮其子若孫皆公錫類也公慷慨負氣

節敦然諾遇事風生日炯炯如曙星有不平或值人
急難輒雷迅風颺馳赴之所謂始若落落難合後事
竟成者然明白劉易人存寸長卽虛懷獎掖之如弗
及與之遊塔焉失又油油然自得也讀書不事章句
饒經濟知經權凡古今諸大事設身籌畫出其特識
往往在史冊所傳之上而要皆能引經合道知所共
持素矣往者假旋里居嘗與予質衛君待子爲政一
渾究折衷于王文成公之議其心力類如是邑有訟
勢請諸邑令如禦寇之方濬渠之利皆排眾議而
竟卒成于成又性剛正不與時倪仰既連不得去

禮闈就國學教習訓兩旗子弟故事教習者恒爲
徒所嫌侮或有問難不能應輒詆嗤之公嚴師範
問卽響答日入學舍說書數百條壘壘無滯義人
憎服有不率教者夏楚之無間言旗制每生百人教
習五之至是百人者皆質疑析異于公欣欣意得無
虛暑矣嗣以孝廉揀選授直隸新河縣令公捧檄日
是在行所學耳奚甲第庸也抵新見前罹邪教之變
城陷廬焚民瘠而悍曰是不可法繩也在端本以化

之首註孝經頒行立義學百二十餘所學者千餘人
躬董課之評騰其所爲文琅琅絃誦聲相接連翩
闡聞新邑不登科者三十年不登第者百餘年所
至是始颺起又取司寇呂公所著小兒語宗約歌
誦誠好人歌爲四小書令民愚不諳文者及童而
以易曉也不期年禮讓皞皞然往予過新郊見豐碑
奕矗則所紀載學田及塾師籍數又皆公悉心經理
勸諸永遠者也其文翁蜀江之化乎催科不聞鼓朴
勸輸者皆于廳事無錙銖羨饒有則返之吏自曰

也公叱曰剝民耳亦有例乎吏懼而退自輸名紀
而外印票箕歛之弊一絕聽訟書木爲人使就鞠
落嬉嬉聞雞犬聲不見胥隸也折獄片言卽上檄亦
必三日報民朝入城夕返舍不裹一糧攜一錢公
菴豈不行請託不預借資緣爲姦飲食漁利者無
足矣鄰邑質成者咸樂就新以故新訟少而聽斷
郡邑者獨多然公用法平恕不阿上官意識成上官
或時不懌久而喜曰賢哉新令是也卒相與懽然無
間至屢檄獎借之其乘正無回又如此各村舍設義

倉二十餘所歷年積穀六千餘石皆公倡勸之非以
例輸將者也推新陳謹閉藏慎筦鑄可十年凶饑無
患又民有小過令輸野蔬瓜芋之屬以代笞人或訝
為猥瑣至歲饑取以佐穀民既賴以全活而歲省穀
數百十斛然後服公之仁人遠算為不可及歲大水
漳滏間波瀾淼然公率眾塞之會某村水先至田廬
蕩然災矣雅不欲為人代瘠苦也公亟斥笞之塞益
力災者懟比水平復其租賑之穀災者輒又大喜而
南寧之北處下流者萬餘人咸匍匐公堂稽首曰

公吾其魚矣相率裂帛懸木于

公署而去雲旗飄揚

過者為嘉嘆云先是新邑有剽竊者胫篋探囊漸成

赤丸公釐保甲嚴巡緝密為籍以識夜出不歸者按

而治之曰爾何往爾即不盜而棄田廬而遊手罪也

笞之人儆其神而無捕治之勞新邑城郭官廨半圯

吏請治之意以營私也公曰諾城以衛吾民也倉廩

以積貯也先之學宮前聖賢所依庇以作人也神廟

佑吾民也亦先之弁兵治盜也養濟恤犖獨也次之

至吾舍不風雨足矣毋亟然往者公行郊坰見隙

蔓生蒿荆曰勿剪拜迨民有應答者貫之使刈刈
山邱以給陶者易其磚埴又罰有過者役三日二
有差又不卽役之也籍而記之得役千百日民慮之
曰公其欲供炊爨築室苑乎不以煩吾民也善矣至
是百度並新陶者供陶役者供役不數月巍如奩如
而民未損一錢一粟一粒由斯術也可以裕國裕
以治軍旅矣境有警者公見而惻然曰與爲丐母寧
有所用之也註

上諭十六則而弦歌之叅以呂新吾先生小兒語爲律
若度曲然月給督者以粟令肄習習既成鏗鏘有節
婆徧弦歌于村墟阡陌之間童耆婦子聽之咸感悅
而矇矓者以月得粟也業益工而歌益勤久之學士
大夫亦相與競聽之而靈靈涕勃勃然感且興其樂
不馴者交愧悔詣公求改過公以其維新也復題其
門以旌之風勵捷于道人民貧無以婚葬者周之俸
各遂體

朝廷行王政也然公爲治雖備舉九重文章好古嗜奇
河布衣宋鵝池先生者明嘉隆間才子也晚老于江

陵之鵝池因號鵝池蓋鵝池之湮沒久矣公嘉其遺
集亟梓之豎片石于故里酌之以文文既燔有翩翩
飛而唳止于螭石者駕鵝二也觀者訝嘆公再拜曰
其先生之感數百年後有知己乎參之署西顧安齋
池耶因濬古井得水三尺而涓涓而澍澍以澄泓放
鵝其上游斯泳斯若吟嘯若賡和酬舍公時把遺文
對誦于月白風清之下儼然晤高士也海內異之詩
歌成帙曰雙鵝集新河東郭有周彬故址彬元丞相
脫脫幼子也丞相歿避居此公表其里嚴冬俯碑上

書字日曠更裘雪霰增裘竟日無倦不啻歐陽之集

古而北地風剛疾所由來矣公治新七年績最大也

丞格支清公署上考曰以實心行實政大中丞于公

亦署上考曰教養盡職嗚呼知公哉行取入都去之

日截鐙畱鞭者以萬計遮道不得行自晨迨漏三鼓

才二十里耳提榼攜壺漿送者履錯公曰昔人去官

人取一錢吾今人取一卮也于是輒共醉已而共泣

送者復遮道左而東方已曙公曰無庸也公等且休

吾亦從此趨王程矣眾稍稍揮涕去猶有歎噓太息

於郭門里巷之外者因共刻碑肖公像為祠歲時過者復低徊愴慕彌日不忍去至都

御試乾清門授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旋遷本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公職鹽筴多所釐剔入署治事公歸讀書宴會車馬謁拜之繁落落弗與也同官服其才器大司農深倚重之期以大用而公疾作蓋積漸者舊矣遂請假歸歸里藥裹之餘猶日讀書為詩歌慨焉有登泰岱之想欲轉假與予共遊乃閱四月而歿歿之日遠近知與不知聞公名者咸痛悼蓋公生平於仕進生產財貨之故泊然不屑顧獨嗜書自為諸

以至服官凡燕閒患難歡愉逆順造次冗器與夫中輿上登山臨水之際一寓之於書日所掇拾蒐輯片語隻句屏楹几牖皆滿如左思十年作賦時每篝燈至雞鳴夜且僮僕皆酣寢公朗吟益健卷不盡不止精力殫矣記寢疾里門時猶觀書如故諸子輩咸至孝懼勞公也為匿書公愀然曰吾畢生為學為政立德立言皆得力於書若令而翁束書此心何處安看不但樂此不疲也於是索書彌函子輩匿書亦

亟至不得則跌坐冥思又與古人相晤對訂質矣未嘗一刻離載籍也且性穎慧凡所披閱歷數十年弗遺忘病亟不自讀猶抽架上帙令兒輩補葺訂較曰某卷某頁某行某字某年前吾所改定評註某墨書某丹書今如故否也天授哉天授哉然卒以是遺疾叅公著作宏富古史則綱目刊誤二十一史刊誤偶存集歷代善政記詩賦則苦梁吟南遊草粵東吟西遊律今是園集句詩清源十景詩皆行於世獨慰交遊集應百餘首則欲以八千金爲其友營救而未遂

者事尤磊落

論曰予嘗讀屈平離騷至於天問未嘗不訝其誕竊恣睢至於不可紀極旣又悲夫凡人抑菀阨塞之致求之人而不得其故則求之天其情然也予爲問王君之天矣以才若彼以德與學若此此所謂賢豪間者耶以之秉鈞軸握顯要其豎立當何如者顧位僅爲郎年未登臺天乎謂之何哉然如君者聲稱行誼固已在日月之表矣厥子濟濟咸克負荷以較羣席厚第恣焉無聞者久矣夫泥沙鴻羽視之矣其

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入曰賊來十步乃白之等
或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賊至矣韋
手執寸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創者布衆退會
日暮操乃引去拜爲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常繞帳下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
首陣遷爲校尉韋好持大雙戟與長戟刀等軍中爲
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筋操征荆
州至宛張繡迎降操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
操行酒繡持大斧立後刃徑尺操所至之前韋輒舉
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
襲操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
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
不一以當百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
又入輒十餘矛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
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
軍就視其軀操退往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
妾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引

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見三國志

義烈

名唐至德三年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以下俱被執士卒當子遺之餘莫不靡然降附時寧陵之從軍者二十一人見巡之不屬也皆相顧涕泣巡遇害二十一人死焉昔田橫之歸漢也可以死可以不死橫之死無謂矣彼五百人者皆自殺以殉君子曰函橫之客皆義士予其心也睢陽之難饑疲殘創切

其身室家兒女搖其念彼巡之死臣道也宜也一人者孰迫之哉忠義之心殷於一感無所顧惜耳嗚呼臣死君士卒死將皆義之大也天地民彝之真也僞命諸臣寧不泚頰惜也名以微賤不傳又不得與田橫之客類書中簡君子悲之

明吳之秀萬歷丁酉以地經中式居邑東關唯知閉戶尚誦讀弗輟忽聞賊其宅正衣冠坐堂中賊入正色詰之曰國家何負汝汝輩作亂殺人乎賊欲脅之去叱曰我朝廷孝廉也從汝反耶加以刃罵愈厲遂

死之題贈宛平縣令

徐大成字斗冲幼習儒書志未遂終身為義館師四方從游者甚眾親死廬墓三年壬午闖寇壓境罵賊不屈而死

雷雲龍字蘇門寧陸諸生也週歲而母亾鞠於叔祖母李氏少長父督之學為文即中程度而筆札為尤工十七應童子試舉使者得其卷異之曰此必士之有品者遂拔入庠自是文聲日懋四方從游者甚眾雲龍持身嚴重一十八年不渝其初色說書一本

傳註不墮明末支遁流謬惡習以故多士翕然宗之辨析疑義一言立剖雖不讀書識字者過其前無不各厭其意而去性孝又事父母左右順養無違而於鞠已者報之極其厚弟皆秉雲龍學以有成人謂東京諸名士弗能過也壬午歸德城陷死於兵其隸人關化歸自賊中云獲雲龍時命之跪不屈強仆之輒起且罵賊遂加刃焉嗚呼其與世之遁避無所而卒不免者異矣

睢州田蘭芳記

隱逸

明喬宏杞字楫航幼爲諸生厭制藝無益經濟遂入
辟雍執經於呂新吾先生門墻肆志博覽於諸子百
家無所不窺如天文律呂字學算法皆有著述更著
巧思如小戎戰車璇璣玉衡胥能按圖制之凡周禮
所載古制人有讀之不能解者則手畫其圖命工成
器無不如法明季見兵戈漸起復精孫吳家言戰守
樓櫓悉倡邑人備具寧南鄙有土賊段魁吾成囚於
黨百餘謀劫之夜半城中火起邑令已爲所執闔城

愴惶錯愕宏祀曰勿懼賊巢在南接應多在南方賊必劫南門伏兵於此賊可擒也率壯丁廿餘人持利器伏於門內賊果劫南門生擒賊首段魁吾立斬之懸首於門復燒燭對奕以鎮之賊失其首果舍令陞城散去邑賴以安夙從杞縣劉文烈公遊公知之最悉欲薦於朝遣使偵之即走京師謁文烈公而借箸焉見事不可為及回籍為鄉梓計而寧已失守因渡江至金陵聞北都陷拔劍起舞血淚俱下誓不與李賊共戴天也謀詣史閣部畫守江計陳北征策見宋

補屬之開

國朝定鼎乃喜曰國仇既誅從今可作方外散人矣遂有浪山水間作悲秋吟譜於琴朝夕鼓之以寄意焉

義師

胡長庚字映垣邑增生家饒於貲性好施予嘗出己廩敦聘名儒集邑中才俊士從之受業其間尤貧者或資以衣食或助之婚喪人得一意向學所感者甚眾其表表者如華景昌路史侯屏秦君韓三三馳聲藝苑而路之感其玉汝為獨摯云

路史字直公郡增生任縣南之張弓授經家
之饋槩却不受四方負笈者雲集日爲之畏命
俾有成立而後已一時有河汾之目

田箕山先生論曰自先王養士之法廢而州
間子弟多至廢學斯二先生者或推所有餘
或本所自得以造士俾一邑之人彬彬有所
及雖狹其亦可以風矣

補遺

國朝呂前應字躬祗戶部主事呂相試從姪也爲
繩趨矩步惟恐有媿司寇公家法見有親喪未
持其父勸孝格言親送其門人或厭其迂弗恤也戶
部督餉於秦之蘭州不幸遇變母子俱亡三孤皆幼
雙視不能返故土前應獨引爲己憂至丙午戶部奉
子前庚舉孝廉前應方幸歸禱有日已而孝廉又死
不禁揮涕曰戶部母子骸骨未返前庚旣死我已年
近古稀今不爲之計使永爲異鄉之鬼我死何以瞑
目遂典田園決意獨往妻孥緩其行不聽其族貴謹
振令於山左義其事復助以貲遂策蹇西上山河間

關往返不下七千餘里未及百日而雙親已歸且移
其住室以妥靈經紀喪事俱令成禮族黨義聞於今
令欲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嚴却曰君子愛人以德何
量我之薄也衆強行之令旌其門曰孝展西秦越一
年而卒

庠生郭斌性耿介好義俠順治庚子辛丑歲邑被
患里甲借常平倉穀捌百餘石莫能償而推陳出新
例應歲報收納雖升斗不容虧逋也斌憂官民交
不去諸懷適雛兒又危於痘疹竟不之恤取妻

作路費奔繼

撫軍得免追併存倉積儲槩行發賑藉以全活不
下千百餘人官民交馳厥功偉焉

貞女

郭國翰之女許配苗衛本將于歸而衛本卒遂以處女終身焉卒年八十餘詳見王璠貞女傳中

學姐王氏生員支清之幼女也許字於族舅成鈞子於勸年十六行將笄而勸死女聞訃色變雖含羞弗敢發聲似有不欲生狀父母往弔囑其嫂伴之但向隅默坐始終不交一語及母歸女欲啟口而止者三母問故默不應問之再四始吞聲曰兒欲過成家候襟母母曰兒雖爲成氏甥實未過門媳也况遭子喪

去未便女忍淚者久之曰人各有志母不欲成兒志
死亦抱恨陡轉身入內室母強之出百計慰之終置
感不語如是者累數日遂寢疾自是病益沉形愈毀
凡聞議婚者卽泣而詈之父母諭以在家從母之說
輒引被覆面嗚咽不已僅踰月竟鬱鬱抱病死死之
日問塋所文清言塋於先塋之側女曰兒久字於成
門死爲成氏鬼兒志也不歸屍於成氏窆魂無倚必
爲厲文清憐之請於成鈞啓窆穴而合塋焉

考女

明解睿姐年十四同母浣衣海濱誤溺於水女號泣四
顧無人卽投水中俄其兄紹武至泗而得之母良久
方甦睿死矣其手猶挽母衣掣之始解 論曰曹娥
後二千年來此女不多見耳然當悲所遇之殊至其
優劣不可以毫厘較設曹有兄雖漂沒此身無恨也
設睿兄不至解女獨不能負母屍出之水上耶心一
而遇則殊計其成敗吾知曹娥有餘痛矣

孝婦

曹鍾慧妻胡氏前守備曹鼎臣之家婦鍾慧已歿
臣病久不起氏脫簪珥以供湯藥每夜焚香告天願
以身代后見病日劇遂割股以療疾果愈闔學具呈
縣尹李之驥表其門曰孝格天人

李文彩妻劉氏農家女也不知書鮮姆教歸彩後事
翁姑卽以孝稱翁病值天旱祈禱禁屠沽翁思肉無
由致也於密處割股作羹以進翁食之疾旋愈竟不
詳其爲何處肉外人偵知之一鄉爲之飲泣遂公舉

本縣署邑事開封府督糧廳劉旌其門曰孝光壺範
徐震龍妻楊氏貢生徐行儁伯母也姑嘗卧病適夫
出氏事湯藥彌謹病益篤乃持齋七日焚香祝天願
以身代盡孝盡誠姑得愈內外稱之無間言合學以
賢孝聞于官官以德孝貽芳扁其門云
賢母

增生解三俊妻張氏生員正倫全倫之母永宗之祖
母也作未亡人數十年積織紵資得錢百千助修文
廟復輸白金拾兩增砌彝倫堂又其後諭于姪倫
百株捐銀二十兩克襄厥成其言曰一門數世俱食
先師之澤情難自巳然則解母輸資以云報也嗚呼
誰非食先師之澤者報効者而僅得之解母是可嘆
也是可志也

詳學宮碑記

生員呂紹孔妻王氏生員呂如堦舉人如箎如純之
母生員克讓克孝克諧克允之祖母也孝事翁姑而
曲盡奉養賢撫庶子而愛同已出修祖宗墓碑建考
妣名碣而且出績紡之資施茶湯於夏捨綿襖於冬
種種懿行非尋常婦女所得幾其萬一者闔學呈請

入志宜哉

稟王李文炳妻王氏勤儉有禮雖在閨闈中倡隨相敬若賓而親戚中有老幼失所者得諸聞見輒嘆息有求必應無吝色並無德色事翁姑以孝聞嘗值姪姑賈氏病篤甚醫藥罔效爲割股以進遂瘳比閭族黨以爲氏誠孝所感公聞於官官以賢孝流芳旌其

門云

節婦

明曹漢之妻黃氏年二十五而夫卒其子甫一歲黃氏老姑撫幼子志節凜然年八十一歲而沒有司琴旌表

陳雄之妻李氏貧家嬾也年二十而雄死時有監生張某富人也求娶之亟李罵曰村奴漫辱人願汝家世有孀婦任從人求也富者大慚夫死之五月而遺腹子生撫育之備嘗艱苦年七十八而卒

史書妻王氏其姑趙氏生書而早寡後王氏歸書年

二十二而書亦死矣無嗣且貧趙以舅姑衰老紡績
供養王亦依趙氏誓無二心人視之若史氏子孫然
值歲饑大水姑婦艱苦萬狀而養生送死莫不盡力
鄉人憐之趙卒年八十五王卒年七十三

史成道妻李氏年二十七而成道死遺孤八月而
貧無似舅姑生養死葬皆於此婦有賴焉年七十三
而終

解中一之母孟氏中一生八月而父牙死孟氏守志
至九歲孤誓志年七十二而終

蓋其憂之之深也其母見其辛苦諭使出便安寢息
其情之可矜與旣而夢父語以賜藥之 其事孝感
夫藥非從桑出也天也父不易格也神明假之以示
告也此祈之精誠濟孚夢寐所以得其藥與母服之
卒使累歲痼疾一旦遂愈是豈偶然哉嗚呼若祈之
孝感信非他人之可及也

唐劉思立高宗時爲名御史於時河南北大旱詔選御
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
使巡撫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

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驛處馬須預集以一馬勞數
家今農事待雨與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
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謚等行
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自思立始
見唐書

劉憲字元度思立之子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在臺
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
繩之反爲所搆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轉中書
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神龍中除太僕少
苦守教子成立旋入學序維填年二十亦染病殞氏
又撫育四孫皆事儒業守節六十年至八十二歲卒
於康熙元年奉

肯建坊

國學成功巍妻楊氏太學永年母也二十四歲而寡
時永年僅六歲氏提三尺孤歷艱難險阻中教孤成
立節歷五十載享年七十四歲申准旌表邑令扁其
門曰恩施苦節
生員成功一妻王氏夫死年十九歲矢志殉節自經

者數家人防之益嚴泣曰苦留未亡人何爲終號慟
不食踰月哀毀致命邑令親臨弔奠

太學生呂知柔妻趙氏睢陽名家女夫歿氏廿齡孤
慎習甫週歲矢志堅貞事孀姑以孝聞及習成立受
室入庠深幸宗枋有託未幾習疾卒媳張氏方伯張
一霽之女孫也年方十九姑媳同處一室搯礪金石
垂五十年如一日德安司李呂慎多趙堂姪也額其
堂曰孝慈貞壽後趙七十六歲張八十二歲俱以天
年終先趙孀姑張亦以苦節著聞學呈請旌表府縣

申文

院司批候 題獎勵本府知府玉第魁表其門
門三節知縣侯國泰表曰三節齊芳

黃名揚妻劉氏劉文學妹也名揚與其弟名臣明季
俱死於難劉氏無所出名臣妻于氏有二子一五齡
一猶在襁褓中竟棄之他適劉氏獨矢志守節抱雙
孤加意乳哺艱苦備歷撫孤成立節經四十六年黃
氏一脉賴以不絕者皆劉氏力也嗟乎劉氏與于氏
同胞妯娌也一棄已子而忘夫一撫從子而延嗣其

賢不肖相去爲何如歟

成衷毅妻徐氏年十九毅死矢以身殉未遂其志因立嗣撫孤節歷五十餘年壽登古稀而卒

徐尙禹之母胡氏舉人胡定之姑母也其夫久出不歸氏年甫廿齡栢舟自誓矢志靡他日夜紡績積貲二十金當重修文廟之日慨然曰此美事也遂罄笥助之邑令侯國泰義而嘉之守節七十餘年壽歷九十五歲無疾而終

生員郭懋忠妻苗氏明兵部職方司郎中苗思順之

妹生員郭扞之母也質端嚴性至孝夫歿撫孤

慈幃而兼嚴訓和熊畫荻不啻也苦節五十七年

躋八十四歲學博彭象升表其門曰畫荻垂芳邑

王永亨題其廬曰壽符高行

喬氏三節者姑媳也姑曹氏叅政豕男生員 儀之

繼室年十四于歸喬門克盡婦道鈇歿氏方十九

以身殉者數家人力勸之因念垂白在堂雙孤未

立乃栢舟自矢清操彌礪事舅姑以孝育前子以慈

五十年如一日也年屆七十闈學公舉邑令旌其門

日稀齡冰玉七十歲卒長媳成氏生員爾聰之妻誌
往幽貞結褵十三載聰病故遺孤聳甫十歲立志守
節熊丸課子聳入庠不數年亦以病故氏復撫其孫
本成立游泮氏年七十闔學具呈本縣縣尹表曰亮
節嵩齡次媳解氏生員爾喆之妻邑庠解大倫之女
也幼嫻姆訓年十九止生一女未彌月喆病故氏卽
矢志冰霜上事孀姑下撫幼女與姑一室同爨視閭
馬缺相佞爲命後取堂弟爾睿仲子時芹爲嗣恩勤
備至婿逾已出且訓女愛其弟如同同胞朝夕不離

更以母代師芹已登武科後孀姑病篤氏日侍湯藥
晝夜不懈者五十餘日養生送死內外交稱茹荼集
蓼艱苦備歷四十四載闔邑公舉縣令旌曰苦節承
家六十三歲卒似此慈孝萃於一門節壽聯承二世
在昔罕聞於今僅見至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內蒙
撫憲顧 題請奉

節表各建坊一座

郭民悅妻曹氏武舉郭倬祖母也二十八歲悅死曹
事翁姑撫遺孤茹荼飲冰艱苦備嘗節歷四十九歲

順治十年闔縣公舉邑令給扁旌其門曰貞協三
府太守旌曰節壽可風

補遺

鄉民路起妻張氏妾魏氏起亡時無子有女三人嘗
栗出魏甫十九歲皀皀隻影更遭大亂能始終侍栗
左右後栗沒二十餘年魏氏至八十餘完節而終邑
侯劉曾旌其門曰節同松柏其貞風遠被過其門者
其肅然起敬云

張世來妻劉氏年二十一夫故撫幼孤其琬云

一歲後其琬入庠守節六十六年事以八十

七歲前本府知府潘永圖旌曰松筠之節以縣賀懋
敬旌曰栢舟熊鼎儒學譚瑄旌曰栢節熊堯

符從先妻曹氏武舉符遐福母也夫死氏年二十四
歲踰月遐福始生氏下撫遺孤教養成立十事孀姑
艱辛盡歷然氏之得以遂志者其姑呂氏之力居多
故姑亦推賢母焉

生員張令聞妻馮氏生員張中興之祖母也幼年孀
居撫孤治家內外嚴肅前崇禎間邑令闔閭旌曰雅

操冰清興母王氏年十四適張應試于歸僅二年生子興甫二十七日而應試死兩世孀孤伶仃殊甚其母婉諭以他適王正色曰垂白在堂黃口在抱兒安忍捐棄偷生以辱姑與夫乎堅不可奪辛苦備歷守節七十餘年邑尹李之驥以奇操喻軸表之興妻楊氏壬午寇亂與夫訣曰子無以我爲念倘不測誓以死殉斷不負子也及爲寇所迫遂投井死數年之後其家人啟骨營葬心猶不化噫亦奇矣

王應元之妾唐氏本陳州人當崇禎十三年大荒年十七歲隨伊父母及幼弟僅九歲丐食於寧陵之來遠鄉父欲鬻幼子以療饑氏曰父母年老止有此息倘涉他故且奈何不如賣兒以所得救數口庶乎兩全其父垂涕而勉從之遂與王應元爲妾數口賴以存活氏事夫順夫歿而事長婦以敬逮長婦歿而氏苦憊極矣粥糲靡依衣食維艱有勸之他適者輒峻却之於順治十八年水漂廬舍奸人欲奪其操氏乃抵死嚴拒大罵不食而死里人憐其苦爰醵金葬於城南之望雲臺過者無不哀之

趙心明妻徐氏適心生子再普僅七月而心死氏年方二十二遂欲自經以殉其姑見而救之諄諄以撫孤爲終氏勉強應命迨三年普能飲食行步矣值心三週之期氏臨墓號哭慘動行路其母與姑念其貧無所養勸令別適氏艱然而歸與其姑言笑若平時至夜半姑聞孤子尋母聲甚亟啟戶視之氏已縊於葫蘆棚下竟不知死時矣

烈婦

舉人黃嘉猷之妻李氏黃甫薦於鄉而卒李痛悼不食親識者知其必死也百計勸之李佯許諾旣三日縊於柩側有司以聞詔扁其門建祠祀之

監生喬文光之妻解氏光病革氏卽以死許之光卒果自盡有司上其事詔以貞烈旌表之且建祠焉及氏歸窆之先一日邑令石趾之母夜夢有婦告曰予喬烈婦也明日堊於城北之大路旁其地不善乞別遷之寤以白趾趾偶忘寤且胥殺稟趾送喬烈婦喪

耻因述母夜夢急止之而雙棺已出郭矣遂負所請
耻作詩悼之

張守孝妻曹氏其夫死遂自縊以殉之初守孝之疾
也曹廢食者數日涕泗無時夫憐之曰吾不能偕汝
老矣對曰君果不相待我請偕之既而守孝死曹哭
之盡哀乃覩收葬其舅若及母兄爲不訣語左右編
麻以待曹曰吾不能爲死者服願以膏沐事張郎於
地下竟不易辭而死之

韓族屬
之妻華氏生二女長者纔四歲而強死韓族屬
無可依者乃抱女而泣曰天喪吾家吾不能
兒共人世矣隣婦勸之不從其母曰如二孤何泣曰
更切切割我心然不成良人後姑遂吾志耳廼裂裳
幃自縊而死

宋四知之妻王氏夫卒無子卽日自縊惜居鄉孤僻
無能道其詳者

焦廷美邑之傭夫也妻孫氏紡織養舅幾不能自存
廷美疾孫賣衣以需湯藥竟不治孫每哭瀕死勸之
者曰爾憂無依耶卽不擇人而事亦不失如爾夫者

孫曰我所天也雖富貴吾何與焉明日舅欲嫁之以
其喪孫聞而自縊時謁廟日士過其門者無不掩泣
縣尹楊公率士大夫奠其家因表墓於道

張直妻桃園趙棋之義女也夫婦佃人之田而貧甚
直疾氏傭佐湯藥八不堪其勤苦止一女一日召婿
翁而付之人莫測其故直死哭極哀比隣皆爲流涕
不相舂杵旣而倒斃囊易二柳棺斂夫之夕遂縊而
死居人葬之至今稱爲烈婦塚云

生員翟憑翼妻管氏商 生員管九合之妹今山西

大同府山陰令翟苞之母也性貞淑寡言笑孝謹

和克勤克敏相夫成家嚴厲教子闔邑稱之崇禎中

五年逆闖東犯城皆不守家人僉避難氏語夫曰

勢甚盛避將何之吾決意一死君携子往勿以我爲

念子女環泣不忍去未幾寇陷城流血載道夫與子

俱失散氏卽入室爲投環計門甫閉而寇至奮刃劈

其門怒索金珠氏大罵逆賊焉敢無狀迎刃受傷此

死罵不絕口順治十二年學校公舉三院詳允候

旌表

巡撫賈公漢復扁曰貞烈女士

曹有謨妻張氏流寇破城夫投井死張氏誓不獨生
旋投井死康熙五年旌表

生員曹有璋妻喬氏明末城陷遇賊輒投井中水僅
及膝以頭入泥而死

督撫賈表曰貞烈康熙五年奉文旌獎

儒學張玠妻喬氏並未嫁女張氏於崇禎十五年三
月二十三日流寇破城牽撫遺孤逃竄空林恐
得一母一女俱投縊死康熙五年旌表

耆民史邦信幼媳宋氏於崇禎十三年十一月
八日逆賊蠡大肆搶掠氏被獲不屈而死康熙
年旌表

武舉解士元妻張氏年十九姑病而割股和羹姑
而泪盡殞生三院具題旌其門曰天成純孝噫割股
猶癡情也殉死則純心矣蒙

院批候會題

生員鄭惟一妾胡氏十四歲卽事惟一至十八惟一
病囑家人曰胡氏事我已經四載小心無過其年

幼我死宜擇一良人遣之氏聞之悲泣不自勝語家
人曰未死先囑遣我何待我之薄也主君非知我者
因悲泣不已家人慰之次日惟一卽易簀哭亦不甚
哀窺其意若有所爲者三日設祭奠闔家男女環哭
於寢祭畢獨不見氏急踪之已經於內室矣賀令弔
臨旌曰貞烈

苗恒昇妻陳氏睢州生員陳逢太女也昇病故氏志
期同穴翁姑父母勸之不從一七之夕自縊柩前闔
邑公舉本縣申請兩院給扁旌獎曰烈邁栢舟

生員喬標妻王氏名家女也天性純謹事舅姑以事
聞後舅姑塗殞在堂值崇禎壬午闖寇陷城闔邑避
難家人勸之逃氏曰不忍舍舅姑之骸而求生也寇
至索金寶氏曰吾貧家婦那得有此賊以刃脅之遂
厲聲罵賊曰吾正欲死得事舅姑於地下足矣死不
爲屈

國朝鄉民王國臣妻胡氏十五適國臣五載而國臣死氏
志慟哀號聲徹里巷勺水不入口者三日翁姑勸慰
不荅而氏已默有定志矣越明日殮畢夜經柩前時

康熙九年二月初十日也李令旌以扁曰烈高懷清
且挽之以歌歌曰女雖著烈坤德曰貞芳姜舟栢巴
婦懷清甫蒞露嶺風俗和平維彼胡氏髫年閨英斷
指封髮就義亡生丹穴兆夢黃鵠歌橫千秋不朽萬
世垂名鄉族嘉其節烈且憐其貧窶爭相贖金買石
豎墓墓在邑東南十里暢家店

鄉民張鐸妻荀氏考城荀中益女也身遭強暴死不
辱節時方溽暑經月檢驗開棺面色如生邑人爭訟
其冤事白復爭買石磚祠於墓旁

呂五常妻祁氏年二十一而五常死時翁姑止此一
子閨門哀慟號泣竟三日不舉火至日暮氏勉強忍
泪作湯二碗進於翁姑仍涕泗不食氏跪而勸曰雙
親年已老矣不幸遭此慘痛不食且三日倘致殞生
兒之不孝罪通於天矣氏見翁姑舉箸始起入厨中
復進二碗命氏食乃言厨尚有餘去翁姑意氏入厨
中進食矣飲湯畢呼氏不應急尋之已縊於五常樞
側

生員魯宗周妻呂氏自幼習其祖司寇公坤所著女

範諸書歸數年而宗周死氏年二十四卽欲以身殉
勸者以遺孤在腹解之凡兩月果生一男子然哀號
哭泣刻無止息閱二年卽卒或者謂其過哀之所致
有傳

按人物志貞孝節烈之事盛於閨閤詳核之有坊以
表者有祠以祀者有請之

上憲而咸加旌獎者或有一二未經詳請而鄉閭之
士大夫歌咏留題又不一而足嗚呼以巾幗之姿一
日矢志終身不易其搽一往深情頻念必至於死此

所勉強於其間顧亦真摯之性發於所不自已
涉枯石爛難消千古貞魂取義成仁總是兩間
綱常留之中幃中矣豈獨弔陌上之芳塵泣孤
之葬馬已哉

寧陵縣志卷之十

祀祠志

道之所賴而事舉焉則君子舉其事以崇吾道非必
道之所賴而義在焉君子亦仍其事以明吾義邑中
祠祀按舊志首文廟道所宗也附於文廟中者皆道
之所存也次社稷次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又次邑厲
壇八蜡祠非皆道之所屬而義顧因之以起禮曰有
功德於民則祀之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不列祀典
者爲淫祀社稷風雷山川城隍厲蜡實與民事有相

關之理故每歲於春有祀秋又有祀崇德報功禦災
捍患義準諸此他如沙隨之祠二遺愛之祠二守臣
之廟一烈女之祠一編而祭之蓋與夫子之道有相
發明者乎餘則推祈報之意申祠祀之誠或廟之或
寺之或閣之各著其意以為冠民曰福利在是也君
子曰安在其為福利也民曰即無所利也夫何擾君
子亦求其無所擾者而已姑附志之以明吾義

文廟 春秋仲月上丁日致祭

二祭共銀肆拾兩

羊 三 豕 六 登 五 釧 二十 爵 一百五

簋 四十二 簠 四十二 邊 一百八 豆 一百八 酒等 五

筐 九 帛 五 酒尊案 三 牲匣 八 香案 十七

香爐 四十 木盤 二百 燭臺 九十 供桌 四十 毛血杓盆 二十

瘞盤 八 酒勺 五 盥 洗 盆

架 各三 幕 五 滌牲器 八 釜 八

國朝特設樂舞生六十四名

歌章 四人 鐘 一人 磬 一人 琴 二人 瑟 二人

排簫 二人 簫 二人 笛 二人 笙 二人 塤 一人

篎二人 搏拊一人 大鼓一人 祝一人 歌一人

執麾一人 引節一人 司舞三十六人

樂器

編鐘十六枚有架 編磬十六枚有架 琴二張

簫二管 笛二管 排簫二件

笙二攢 埙二箇 篎二管

大鼓有架 搏拊鼓一面有座 祝一座

歌一座 麾旛一杆有架 旌節一杆有架

龍翟三十六柄 籥三十六管 琴桌二張

鄉賢祠

漢田王孫 葛冀 張遷 夏侯詵

唐劉思立 劉憲

五代劉熙古

宋劉蒙正 劉蒙叟 程迥 范仲淹

明喬恕 呂坤 苗文英 王印 喬進璠

國朝呂履多 呂真知 王應登 翟三策 符希孟

盧宗泰 劉景世 李學恕 曹有謨

二祭在文廟祭銀內分用

羊一

豕一

帛一

酒尊一

爵二

籩四

豆四

簋二

簋二

社稷壇

在西關街南南濶六丈七尺北濶七丈東長十一丈九尺西長十一丈七尺共地一畝三分三厘西北二至絲恩光南至張雲霓東至大路

羊三

豕二

銅六

帛二

籩八

豆八

簋四

簋四

酒尊三

爵六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

在南關路東南濶十二丈北濶十二丈五尺長四十五丈三尺東至教場西至官路南至大路北至官

日官服祭

羊二

豕一

銅六

籩八

豆八

簋四

簋四

帛七

酒尊三

爵九

以上二壇知縣林桂重築四固以磚仍舊

二祭共銀十八兩

邑厲壇

在北門之西提外南濶五丈七尺北濶九丈五尺長七丈四尺南至官堤東至于蕃西北二至呂得中共地七分五厘二毫三絲以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城隍提控日晡古服祭

羊三

豕三

飯米

羹

三祭共銀十五兩

祀國之大事也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今聞

祀典俎豆而不知者十九是儒者之恥也茲志也詳
器數紀牲齊雖其簿正則有司存而因文考義庶幾
得制作者之精與又焉知修廢補敝不有感於斯也
是故君子謹大事不遺故常究彛典不及秘錄存舊
八蜡祠未建附祭於社稷壇之側仍舊

二祭共銀四兩

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
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
知所本乎古有始爲稼積以易佃無俾吾卒歲無饑

不與禽獸爭一日之命者繫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

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
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啜者啜井田間道也
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准者也昔之人爲是
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猫虎者謂能
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爲隄防之人使
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昔爲畎澮溝洫使吾爲旱
備者也曰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
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

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
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啜防庸之賤隸猫虎昆蟲之
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
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
慢也後世農田之利奪於兼并之家雖天下之用舉
仰於農而農人不蒙其利大抵一歲之入兼并袖手
什取之五假之牛種則什之七又乘其乏舉貸以倍
稱之息雖八九可也是故樂歲先饑凶年多死者莫
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由郵表啜之失職也郵表啜之

失職則先嗇司嗇與夫農者其德不自雖有防庸
私其私是生民之害不在鼠豕螟蟻也古之一夫施
功力於田里者生蒙其利沒享其祭後世一切反此
古者立農夫食九人後世農能食九口者不千一也
不立人後世具父母妻子之養者不百一也有爲
不立者詭言於民曰汝知竭力耕耘而不自粒者
不立者生不種福德也汝知燕居甲第坐享王侯之
樂者乎品其材智道德非有踰乎人是可生種福德
不立者敬我者貴施我者富前生不立者今世

在後亦... 猶影響也是以... 天... 款... 是以... 時或出怪神... 三代... 其民... 和睦無怨故鬼神享馨香之... 交歸其德... 豈不盛矣乎 見文獻通考

明初設里社之壇於各里其祭品豕羊各一... 取諸百家之約會新豐年報成功也然儀節... 雖廢不講而鄉闈賽禱猶隨所在行之... 奏盡歡而退亦庶乎不失其遺意云

今廢 明初有鄉厲之祭... 日與邑... 如里社云所民庶安康... 畜蕃盛百... 不聞其名矣疾病之家... 亦甚矣

所歸之義以示哀無血食之人蓋復... 陰廟 在縣治之前前濶七丈七尺後濶七丈... 四丈八尺五寸東至順化街西至... 五寸北濶四丈三尺長十三丈二尺西至張... 東至本廟南至喬籠北至喬士登共地五畝五... 八絲洪武十年建天順間知縣張宗海重修... 於河宏治已酉陸布政命修之未竟辛亥知... 始畢工正德四年知縣姚文相嘉靖間知... 林柱相繼增修明崇禎十五年寇變俱... 無餘

國朝順治十三年鄉紳李若星輸銀三十兩住持道人... 曾常明募金重修照舊

正殿三間 寢閣三間 東司十間

西司十間 儀門三間 大門三間

祭銀 混祀典

旌忠廟

在懷賢街南前濶六丈二尺後濶六丈九尺長二十丈一尺東至官水池西至程祠南至

旌忠街北至懷賢街共地二畝一分九厘四毫三絲祀唐守臣劉昌封爵南川土祠廟不知創於何

年日久毀壞明嘉靖四十四年知縣熊秉元重建有正殿三間東廡三間西廡三間中堂三間大門

三間後被人折毀址猶存

三祭在社稷祭銀內分用

一

豕一

帛一

爵三

酒簋一

二

豆四

簋三

簋二

邑侯劉公祠

在西甕城內向東庭堂二間門三間塑像儼然扁其門曰真民父母係邑士

民公建境內集錢祠私祠不一政蹟見名宦志

邑侯熊秦二公祠

舊在東關街北社學東地基九畝庭堂三間乃邑人建祀秦公者

亂焚燬片瓦不存鄉紳李若星因舊地重建庭堂一大間並祀熊公於內今改為二公祠政蹟見名

宦志

沙隨程先生祠

在旌忠廟西前濶六丈二尺後濶六丈九尺長二十丈一尺東至旌忠廟

西至多士巷南至旌忠街北至懷賢街共地二畝一分九厘四毫三絲祀宋鄉賢程迥明成化間知

州周誥修嘉靖二十五年知縣陳炫重修四十五年知縣熊秉元增修萬歷間知縣車從衡罰邑人

重修塑像後被人折毀址猶存祠後萬歷末年創建大牽樓一座八方每方一丈七尺五寸共十四

丈磚臺牆共高三丈柱脚亮格高出城頗稱壯麗祠舊有正殿三間中堂三間大門一間祠臺俱因

兵亂之後居民折取臺尚存今祠移於南大街路西建尙未完

二祭銀在風雲雷雨祭銀內分用

羊一 豕一 帛一 爵三 酒尊一

籩四 豆四 簋二 簠二

呂沙隨祠 舊在北關後小街廟貌宏敞規模壯麗因

韋敞政發明經術遠邇戴德佩教乃邑人門弟

所創建也所著有城守救命書邑人藉為成法

寇充斥之際知城堅有備每望望然去節間

下輒失利遁邑人陳牲載酒以祭之後流寇

人詰知其故恨而燬祠邑人尸祝無憑思慕

今卜移於北門內街東乃司寇舊居也僉謀以

祠地基磚石抵償焉門左樹有頌德碑見碑

文志往來名公有碑詩見藝文志

以聞又不得與雙烈同血食邑人悵然悲之

諸烈婦並祀庶幾人心之公議云

春秋祭文 嗚呼沙隨毓秀河洛精英卓彼先

志堅霜冰廉頑起懦完節完名綱常既正帝闕

旌今茲春秋 恭薦微誠

觀音寺 在城內西南洪武十三年僧高成創建為

年寇變殿閣俱火 順治十二三四年間鄉紳

若星重修觀音閣准提閣昆盧閣丹盪碧瓦僧

塙垣所 費甚鉅

文昌閣 在奎樓前邑生員呂前廣等公輸貲創建

在東街火神廟前鄉紳李若星創建

張仙閣 在東關街北大路口鄉紳李若星建

梓潼廟

在東關街北邑人建

關王廟

城內觀音寺前一西門街北一東街暨西關街北一東關頭路北一後街神蜂

南關頭路西一北關後街路北一南小集東一北一境內各集鎮鄉村不下千百餘處俱紳紳

民建

東嶽廟

在東關街北邑人建以祀泰山之神

火星廟

城內西街衝太乙街一東街衝崇正街一街萬壽街一境內不一

玄帝廟

在北門內一西關北後一

聖水廟

在縣北二里許唐時勅賜封額民間造其而修之內有井二眼見古蹟

崇義廟

明初鄉社之所後廢今其居民修之以祀穀之神

聖書廟

境內不一邑人修之以祀其地水官之神

壽山廟

在縣正西二十里

補陀寺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鞋城寺

在縣西北二十里

土樓寺

在縣西北三十里

壽峯寺

在縣南四十里

通華寺

在縣南三十里

黃岡寺

在縣西南二十里

鐵佛寺

在縣東二十五里

趙玉寺

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莊嚴寺

在縣南四十里

排墓寺

在縣東北八里

萬壽寺

在縣東北十八里

趙村寺

在縣東北二十里

桃壩寺

在縣東北十里

繼古寺

在縣東北二十里

高資寺

在縣正北二十里

桃園寺

在縣正北三十里

柳河寺

在縣正北二十里

三丈寺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寧靜寺

在縣正北十五里

榆岡寺

在縣正北十八里

焦壩寺

在縣正北八里

金相寺

在縣西北十五里

開元寺

在縣西北四十里

邏岡寺

在縣西北三十里

小谷岡寺

在縣西北四十里

...

...

...

...

...

...

...

...



